

宋朝开国时留下的致命隐患

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清秋子

宋朝北部边境先天不利

在中国历史上,有六个著名的大一统王朝,即: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这六大王朝中起码有五个,在开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国力强大,声名远播,以其文治武功威震八方。它们在自己的国号前面加上一个“大”字,是当之无愧的。唯一有问题的,是所谓的“大宋”。

宋朝的文化繁荣,堪称中国古代第一,但在武备上却是极为软弱,人家都是四夷来服,宋朝却要去“服四夷”——周边列强,哪一个都能欺负它!

读史的人,都免不了有这种疑惑:同是统一了中原的王朝,为何偏偏宋朝这么弱?难道这个朝代缺少驰骋沙场的名将,或者缺少朝堂之上多谋善断的忠臣?

都不是。

在中国古代史上,有一文一武两位“古今完人”,就出在宋朝——岳飞和文天祥。这两个人,为大宋朝挣足了面子。其他的忠臣良将,可能不及他们有名,但忠诚度和才干也决不亚于他们。

宋朝的国力疲弱,武备不振,被北方三大强敌接连欺负了三百多年,直到最后屈辱而亡,是有其客观原因的。

稍微熟悉宋史的人都知道:五代后晋的石敬瑭想在乱世做皇帝,但是实力有点儿不够,就把祖宗的江山当成筹码,做了一笔交易,将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,也就是后来的辽国,换取了辽国的武力支持。

燕云十六州是自古以来中原的北方屏障!把燕云一带拱手送人,就等于拆掉了雄关的关门,任凭敌军自由出入。从此以后,北方邻国的铁骑南下,就再不费吹灰之力。宋朝倒霉的国运,早在它还没诞生时,就已经注定了。

后来,后周的皇帝柴世宗全力北伐,本来有希望恢复失地,可惜只收回了三个州就英年早逝。再以后,收复北方失地的责任,就落到了大宋开国皇帝的肩上。

这是宋朝开国时就面临的先天不足,后来宋初皇帝的战略失误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——接连几任皇帝在北伐问题上,都出师不利。

宋太宗坐驴车逃离战场

宋朝的开国皇帝,是宋太祖赵匡胤。他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后,向四周看看,就怎么也睡不着觉了,四周都是割据政权。这就是让他耿耿于怀的“一榻之外,皆他人家也”!

他决定一个一个地来解决问题。那时国家百废待兴,实力还不够强大,赵匡胤没敢冒险北伐,放过了北边的“北汉”,因为北汉的后面是大辽在撑腰。

赵匡胤在一个风雪夜,来到宰相赵普的家中,两人一边涮着火锅,一边就把如何平定天下的大计定了下来。他们商定的战略,就是“先易后难、先南后北”。

赵匡胤的偷懒战略,为宋朝留下了致命的隐患——不趁着开国时的一股气势把最强的敌手打败,往后军力渐弱,要想完成统一,就难了!

等到他把南边的弱小政权一个个地收拾完,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某一天的深夜,他正和弟弟赵光义聊天,忽然间暴死。后世一直有人认为赵匡胤实际上是被他弟弟谋杀的,这就是宋初有名的“烛影斧声”疑案。

赵光义即位,是为宋太宗,他的首要任务,就是北伐。

宋太宗也是万马军中杀出来的战略家,组织这样的战争根本不成问题。太宗的北伐一开始进行得相当顺利,辽国的地方官见“王师”来了,都望风而降。至于百姓更是“民怀二心”,一心向着大宋。等到浩浩荡荡的宋军把辽国的孤城燕京团团围住后,情况突然有变。

燕京是辽国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,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北京西南。辽的首都是上京,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,燕京则是辽的陪都“南京”,是与大宋对峙的桥头堡。

在燕京围城战中,宋太宗勇猛异常,亲登战车,靠近城下督战。从宋军的攻势看,大概再有三天就能拿下孤城,可是万没想到,辽国的大将耶律休哥就在这紧急时刻,率领了一支援军赶到!战场形势一下子变得复杂了,宋太宗措手不及,只得掉过头来先打援再说。

辽国这支援军,不见得就比宋军强大多少,只是来得突然,给宋军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
两军在城外的高粱河畔摆开阵势,进行决战。宋军到底是进攻的一方,士气正旺,一开始打得相当顺手,辽军几乎要不支。可是,辽军统帅耶律休哥在战况不利之下,纹丝不动,用心观察,忽然发现宋太宗本人就在阵中,且位置比较突出。

这可是天赐良机!耶律休哥立刻对辽军主力下了死命令:放下别人,全力冲击宋太宗的卫队!这一手“斩首行动”来得快如闪电,无数铁骑直奔宋太宗而去。宋太宗的卫队猝不及防,一下乱了阵脚,牵动全线崩溃。一场混战下来,共有一万多名宋军战死,其余的狼狈溃逃。

宋太宗在卫队的拼死护卫下,侥幸突围,坐了一辆驴车逃往后方,一路狼狈不堪!

这就是宋太宗伐辽的第一场大败——“高粱河之败”。

历史,如川流不息的长河,时而有惊涛骇浪,时而是涓涓细流,或多或少能打湿我们每个人的衣襟。

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目前正在开讲的《两宋风云》系列,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古代一个极为瑰丽的时代。众所周知,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,原为武将,后来黄袍加身,与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、成吉思汗并驾齐驱,是中国强势皇帝榜上的前五名之一。可是,他创建的宋朝为什么成了历史上最弱、最屈辱的王朝?

今天,知名网络作家清秋子将为大家细说缘由。

宋太宗

二次伐辽部署极为周密

这一场大败,宋太宗丢了面子,耿耿于怀。四年后,老天给了他一一次机会,有可能血洗前耻。

辽国的皇帝驾崩,刚即位的小皇帝年纪才12岁。皇后萧燕燕成了辽国的太后,临朝摄政,史称萧太后。这一时期的辽国,政局很不稳定,正是“主少国疑”之际——主政的是孤儿寡母,下面勋臣贵戚各握兵权,都不大服气。

宋太宗从情报部门获知了这一情况,激动得坐立不安。他经过筹划,在宋雍熙三年(公元986年)三月,派出三路大军攻辽。此次伐辽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,对幽燕志在必得。东路由曹彬为主帅,领军十万从雄州(今河北雄县)出发,这是直攻幽燕的主力军;中路由田重进为主帅,从定州(今属河北)出发,直取蔚州(今河北蔚县),与主力军形成呼应。西路由潘美为主帅、杨业为副帅,从雁门关出击,目标是收复云、应二州(今山西大同、应县),同时也能分散辽国的防卫力量。

可能是前一次败得太狼狽,宋太宗这次并没有御驾亲征,但他的部署却极为周密——东路军曹彬虽是主力,太宗却要求他们不要给予进击,而是缓缓而行,牵制住辽军的主力。

另一方面,命令西路军和中路军要先展开攻击,待两路一得手,辽军主力必不能坐视,一定会分兵去燕京西南防堵。等到燕京的防守力量被削弱后,宋东路军再快速北上,与其他两路配合,在三地分头发起最后的凌厉攻势,致使辽守军顾此失彼,如此幽燕不难拿下。

可是客观情况老是比较主观想象更复杂。宋太宗遇到了他的劲敌——辽国年轻的太后萧燕燕。

“萧太后出身高贵,是宰相之女,不单是知书达理,武的方面也有一套,史籍上称她是“习知军政”。

在战争爆发前,萧太后就迅速调整好了人事,收拢兵权,重用能人,迅速稳定了政局。萧太后稳坐钓鱼台,面对来势凶猛的三路宋军,早就有了对付办法。

主帅无能导致十万大军溃散

宋军仍旧是头三脚踢得好,中、西两路发兵以后,势如破竹,连下蔚、寰、朔、应、云诸州,两路大军都按计划实现了战略意图。担负主攻任务的东路军,顺利拿下固安、新城,继而克服了涿州——这涿州(今属河北),可就在燕京的眼皮底下!

辽国的防线岌岌可危,各城辽军守将无心恋战。可是,大宋好运气也就到此为止,曹彬的东路军首先就遇到了麻烦。这一路,因为一开始进军速度太快,一打就打到了涿州,以至粮草后勤不继。大军在涿州等了十天,粮草还是跟不上来,只好又退回雄州再等。

宋太宗在汴京得到战报,不禁大怒。他是做过全军主帅的,知道大敌当前,主力回军就粮,乃兵家大忌,“失策之甚也”。为了纠正前方的失误,他立即派使臣赶往前线,令东路军不得再后退,也不准冒进,而是沿着白沟河横向移动,与稍西边一点的宋将来信会合,然后等中、西两路军完全实现战略目标后,再与两军会师,一同北上。

这还是一个相当谨慎的策略,是要把三路宋军集结起来,形成一个大集团,让辽军吃也吃不掉。但是实际上赵光义的这个命令,并没得到执行,原因就在于曹彬所部诸将求胜心切。他们听说中、西二路连战皆捷,生怕功劳都被友军抢去了,于是到曹彬帐下争相请战。而曹彬在众议面前,竟然置太宗的命令于不顾,再次率部北进涿州。

他们的当面之敌,就是大辽名将耶律休哥。耶律休哥的招法,就是避免与宋军决战,只在夜里派轻骑骚扰宋营,白天再以精锐部队列阵,威吓宋军。闹得宋军防不胜防,筋疲力尽。

曹彬这一路主力,前一段因粮食迟迟不到,在白沟迟滞了一个月。就在这一个月里,攻辽的最佳时机可以说全部丧失。宋军到达涿州时,已疲乏不堪,基本丧失了进击的能力。

萧太后此时又亲自统领大队援军从幽州赶来,已抵达涿州以东的驼罗口,夺回了固安,辽军的兵势已强过宋军。

曹彬面临这个局面,先就没有了斗志。他见粮草将尽,在涿州根本没办法固守。如果弃城市与辽军野战,又怕被辽军主力合围,于是急忙下令,全军冒雨撤退。

宋军虽然势弱,如果与辽军僵持,一时也还崩溃不了。敌人大军压境,突然撤退无异于不战自溃。果然,宋军见撤退令下,都开始争相逃命。

萧太后令精锐骑兵倾巢而出,在大雨中紧追不舍,终于在歧沟关追上了宋军大队,将其团团围住。曹彬、米信干脆抛下十万宋军不管了,各率亲兵突围而去。可怜宋军群龙无首,四散奔逃,一直被辽军追到拒马河,死伤累累。这时候另外还有好几万宋军作为后援,正集结在沙河边上。可是前方一退,这几万人也都染上了“恐辽症”,望风而逃,光是自相践踏和掉进河里的,就死了过半,岸上遗弃的兵甲堆积如山。

这是宋第二次伐辽大败,史称“歧沟关之败”。

宋太宗一生善战,北伐竟连遭两次惨败,后来的宋朝皇帝就更不行了——这以后,宋朝对北方强敌就再也没硬气过。

套题图片为开国皇帝宋太祖